

目 录

一、辅公祐火烧宋颢军·····	1
驼背老人的好主意·····	1
敌人上了钩·····	10
芦塘烈火·····	16
二、杨么两挫程镇抚·····	21
伏击蔡州兵·····	21
识破敌人的诡计·····	25
怒斩孔目官·····	33
三、李遇巡北京城·····	39
“他们不会死心”·····	39
发现敌情·····	46
一网打尽·····	49
四、洪宣娇上紫荆山·····	57
踏上征途·····	57
刀劈地头蛇·····	63
找到了亲人·····	68
五、陈玉成智取武昌城·····	73
赴汤蹈火·····	73
血溅袍袖·····	80

出奇制胜·····	84
六、周耕余大破地雷道·····	89
新的阴谋·····	89
侦察地道·····	93
一条不能动弹的“蛇”·····	97
七、张皮鞭刀劈僧王·····	101
叫僧格林沁进“口袋”·····	101
刽子手送了命·····	105
八、红灯照初战“老龙头”·····	115
一件血衣·····	115
大战沙俄兵·····	119
敌人挂起了白旗·····	125

一、辅公祐火烧宋颢军

驼背老人的好主意

“啥时到呀？”

“快了！快了！”

芦苇丛中一条小道上，一个浓眉大眼的农民军小战士，正搀扶着一位头发银白的驼背老人走着。密密麻麻的芦苇，在他们身边刷刷作响。

这一老一少还未走到小道的尽头，伴随着铿锵（音 kēngqiāng）的兵器碰击声，传来了豪迈的歌声：

“要抗兵，要抗选（指隋炀帝强选美女），家家要把铁器斂（音脸 liǎn），斂起铁来做成枪，昏君、赃官杀个光。”

微风吹过，长长的芦苇频频点头，哗啦哗啦，好象打着拍子似的。歌声久久回荡在江淮平原的上空。

小战士听着这歌声，脸上露出喜悦的神情，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采，拨开芦苇，把手向前一指，快乐地说：

“大爷，您看，那不是——”

驼背老人顺着小战士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见一面鲜红的大旗，在一块割尽芦苇的空地上迎风招展。旗帜上写着“江淮义军”四个大字。一队队年轻的小伙子，手执大刀、长矛、棍棒、铁叉，在紧张地操练着……

以上这个情景，出现在隋王朝大业九年（公元六一三年）一个春天的傍晚。地点是淮南的下邳（音批 pī，今江苏邳县东）。

小战士引着驼背老人走出小道，向操练场边一个芦棚走去。快到芦棚门口时，小战士回转身来说：

“大爷，请稍等一会儿，我去禀报首领！”

他说罢，三步并作两步走进芦棚。不一会，又退出来，对驼背老人说：

“首领请您进去！”

驼背老人刚走进芦棚，一位英姿勃勃的青年一个箭步迎了上来，用双手扶住老人：“老大爷，有啥事？”

老人眯起眼睛，用手抚摸着青年的身子，上上下下打量起来。

这位青年看上去不过十六七岁，高高的身材，黑瘦的脸庞，两条浓黑的剑眉，一对闪闪发亮的大眼。严峻的斗争风雨的磨砺（音利 lì）使他显露出几分老练的样子。

“大爷，他就是咱们农民军的首领辅公祐（音拾 shí）！”小战士介绍说。

老人眼眶里闪动着泪花，嘴唇连连蠕动着，半晌才迸出一句话来：“大王，总算把你们找到了！你们要为咱申冤报仇啊！”

“好啊，大爷！”辅公祐深情地看着老人，等待他继续讲下去。

驼背老人略微停顿了一下，哽咽着，断断续续地诉说起一家人的悲惨的遭遇：几个月前，老人的大儿子被隋炀帝拉到山东东莱海口造海船，说是要跨海出征。大儿子被他们逼得没日没夜地浸在水里干活，一干就是半个月，下半身溃烂生了蛆虫，给活活折磨死了。前不久，老人的小闺女又被隋炀帝派人选中了当宫女。小闺女死活不肯去。一天夜晚，衙门里派来的几个差役，如狼似虎地闯进来，二话没说，上前就捆绑小闺女。闺女哭喊着，挣扎着，孩子娘扑上去，死死抱住闺女的脚，被狠心的差役飞起一脚，踢中了心口。孩子娘惨叫一声，口吐鲜血，含愤死去。

驼背老人一面说，一面不住地用破碎的衣袖擦着眼泪。辅公祐眼中闪烁（音朔 shuò）着怒火。驼背老人的话语，字字句句刺痛了他的心，使他心潮翻涌，产生强烈的共鸣。他握着老人的手，陡然想起自己苦难的童年……

辅公祐是齐州临济（今山东章丘西北）人，自幼家贫，父母亡故，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，给一家地主牧羊。

有一次，辅公柝出于同情心，偷偷地杀了一只羊，给灾民和逃亡的壮丁充饥。谁知大祸临头，地主向县衙门告发，差役来抓人了。穷百姓把辅公柝隐藏在一个大山洞里。一群灾民和逃避抽丁的小伙子，围着辅公柝商议着。

“公柝，现在朝廷和官府真要把咱们往死路上逼哪！究竟怎么办，你说吧！”

“咱们不是饿死，就是被抓去当壮丁送死！”

“可总得想法儿活下去呀！”

“要说活路，如今没有别的，只有一条。”辅公柝用坚毅的目光望着焦急的众人。

“什么活路？”大家一齐问道。

“造反，象长白山地区王薄那样，起来造反！”辅公柝坚定地说。

山洞里的人活跃起来了。

辅公柝提高嗓音继续说：“要掀翻这吃人的世道！光靠一个人造反不行，要靠咱穷哥们一起拿起刀枪来。”

“对，反正总是个死，咱拚它个鱼死网破！”

一个矮个子的小伙子高声说道：“俗话说，人无头不走，蛇无头不游嘛！要成大事，哪能没有个领头儿的。公柝，你胆大，心里想着咱穷人，遇着风浪能把大舵掌，你就做咱们的头吧！”

“对，公柘和咱穷苦人一条心！”大家不约而同地说。

就这样，辅公柘领着穷苦的弟兄，举旗造反。为了壮大力量，他带领这支农民武装离开长白山，来到了淮南下邳，与当地农民军苗海潮会合在一起……

辅公柘回想起自己昔日的遭遇，倾听着驼背老人的血泪控诉，一股悲愤之情油然而生。他把老人的手握得更紧了：“老大爷，咱们都是受苦人，这深仇大恨，一定给你老人家报！”

正当他们说话的时候，一个义军战士走了进来，向辅公柘报告了隋兵来犯的消息。辅公柘吩咐义军战士立即把其他头领们找来商议。

驼背老人一听说要和隋兵打仗，想起这几天发生的事情，就把一路上看到、听到的情况，统统告诉了辅公柘。

原来，辅公柘来到江淮地区后，一连打了几个胜仗。在江都的隋炀帝得到消息，心急火燎，立刻下令江都留守派校尉宋颢（音浩hào）前往“围剿”，限期斩尽杀绝。

辅公柘听完后，对老人说：“老大爷，眼下咱们正要商量对付宋颢军的办法，你是本地人，情况熟悉，也一起参加吧。”

辅公柘让老人在窗边坐下，很快，农民军头领们都到齐了。

辅公柝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平静地说：“刚才得到消息：朝廷已派兵来‘围剿’咱们，该怎么办？请各位兄长发表意见。”

顿时，大家你一言、我一语地议论开了：

“宋颢是个老剑子手，现在他要来了，咱们正好讨还这笔血债，同他拚到底，杀他个人仰马翻！”一个农民军头领从座位上蹦（音 bèng）了起来，怒气冲冲地说。

“不能硬拚！”瘦长个儿的头领苗海潮胆子比较小，他摇摇头说，“早在你们来江淮前，咱们就跟宋颢军较量过，吃了不少苦头。宋颢军武器精良，人数众多；而咱们人少武器差——”

“你的意思呢？”另一个头领听得不耐烦，打断他的话问道。

“依我看，不如暂时避开为好，等他们退兵之后，咱们再出来。不然，要吃亏的！”

“这不是个好办法！”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头领猛地站起来喊道，“难道我们义军是些胆小鬼？！”

芦棚里象沸了锅的开水。争论了好久，没有结果。

辅公柝没有吭声。面对着凶恶的宋颢军，辅公柝内心也在激烈斗争。他率领的这支农民军，从长白山转战到江淮地区，尽管接连打了几个小胜仗，但是敌我兵力相差悬殊，义军在江淮地区至今尚未站稳脚跟。他明白，大敌当前，自己作为这支农民军的首领，一举一

动会影响到大家的情绪。因此越是在危急关头，越是要沉着镇定；也只有遇事沉着，才能想出应敌的好办法来。虽然，直到现在他还没有讲话，不过，他是主张打一仗的；只是究竟怎么个打法，他还没有想出具体办法来。宋颢军是不好对付的，但是它并不可怕。一望无际的芦苇滩，对义军就很有利。再说从小听到老人们讲的赤壁之战、淝水之战，不都是以弱胜强、以少胜多的吗？现在，辅公祐看着大家向他投过来无数期待的目光，感到自己该讲话了。他说道：

“宋颢军来了，这一仗应该打！”

“快下令，与他们干！”那些主张打的头领听了他的话，顿时站起来要求说。

“但是硬拚不行！”辅公祐一摆手，要大家坐下来。“眼下的情况是，宋颢军多，咱们人少，敌强我弱，硬拚，正好上他们的当！”

坐在一边的苗海潮点点头，表示赞同。

“你怕？”长着络腮胡子的头领，瞪着疑惑（音 huò）不解的眼睛问道。

“不怕，对宋颢军非打不可，要紧的是怎么个打法。”

“那你说，该怎么个打法？”

“咱们要以少胜多，以智取胜，打它个有来无回。”辅公祐的拳头对准桌面，狠狠一擂，捶得桌子摇晃起

来。大家看着辅公柝镇定自若，仿佛看到了力量，充满了信心，都深深地舒了一口气。

“以智取胜，倒底怎么个打法？”大家都在议论着，思索着，一时拿不出个好主意。

夜色已深，芦苇丛完全沉浸在夜幕中。这时候起风了，风透芦棚，辅公柝包在头上的头巾被吹起，直碰脸。芦棚里的小油灯也被风吹得摇曳（音夜 yè）不定。这时，衣服单薄的驼背老人禁不住在打寒颤。辅公柝注意到，当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，驼背老人一言不发，只是用眼睛盯着窗外的芦苇出神。老人是本地人，他在想什么呢？辅公柝连忙脱下自己的衣服，走过去，轻轻地披在老人的身上，亲切地问：“老大爷，你可有好主意吗？”

老人望着辅公柝，心里一热，把辅公柝拉到窗口，指着窗外的芦苇滩说：“打仗得用计。你们看，这芦苇，这风，都是杀宋颢军的好武器呀！”

大家都在出神地听着老人的话。稍微停了一下，老人接着说：

“大王，这芦苇滩东南是一片小丘，越过小丘是一片芦苇塘。这塘是一人多深的沼泽地，咱年轻时在那里逮野鸭子，险些陷进去。咱们得想办法把宋颢军引入芦苇塘，然后来一个火攻。”

窗外，天黑沉沉的，厚厚的乌云紧紧地压在辽阔的



江淮平原上。芦苇被大风刮得哗哗地响，就好象千军万马在奔腾着。

半晌，只听得辅公柘高兴地说：“这倒是个好主意。”

随后，他目光炯炯，询问大家说：

“老大爷的意见，太家看怎么样？”

“这主意好！”络腮胡子的头领高兴地回答道。

“你？”辅公柘又询问苗海潮。

“太好了！”苗海潮增强了信心，有点怪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，“宋贇军要来，刚开始咱有点怕，现在咱们义军团结一心，这么个打法准能行！”

“来，咱们再细细计议计议。”

芦棚里热气腾腾。农民军首领们一个细节、一个细节地具体研究起来，越谈劲头越足。最后，辅公柘浓黑的眉梢向上一挑，倏（音舒 shū）地站了起来，“俗话说得好，三个臭皮匠，凑个诸葛亮。咱们，能不能来一个取长补短！”

他把各人的计谋串在一起，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设想，立即得到大家的支持，当场定了下来。

东方泛起鱼肚白。大家猛一抬头，哟，天快亮了。

敌人上了钩

第二天，芦苇丛中到处呈现出一派紧张繁忙的气

氛。按照作战要求，苗海潮、驼背老人等都在分头活动。

辅公祐挑选了几十名身强力壮的义军，由他亲自率领。他再三关照大家，行动听指挥。正面与宋颢军交战后，见机行动，不可恋战，以令旗为号即向后退，翻越小丘，向芦塘方向撤退，动作要敏捷。

突然，远处大道上腾起一片烟尘，尘头越来越高，越来越近。芦苇滩上一群水鸟惊叫着，扑楞楞地从芦苇丛中飞腾起来。

远远望去，一条长蛇似的队伍，隐隐约约地由江都向淮南下邳方向流动着。宋颢军正在狭窄的道上呼拥着行进。渐渐地听到了“得、得、得”急促的马蹄声。

宋颢杀气腾腾地骑在马上，走在队伍的前面，回头看看自己身后长长的、耀武扬威的队伍，不觉哈哈大笑起来。

这回宋颢满脸的横肉在抖动着，布满血丝的眼睛显露出几分得意的样子。他的上司江都留守派他去“围剿”农民军，在他看来是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。对手不过是一个乳毛未退的娃娃，底下是一群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。他知道皇上就在江都，只要消灭了这股农民军，少不了给他加官进爵（音 jué）。为了早建“奇功”，他一接到“围剿”的命令，就迫不及待地动身了。此刻宋颢虽还只是行进在路上，但却仿佛感到已是“旗开

得胜，马到成功”了。他对身旁的亲随交代说：“多准备些绳子！准备捆人！”

“禀报大人，探马说这支流寇来自长白山，有个少年，生性凶悍，相当厉害！”

“怕什么！”宋颢满不在乎地说，“别让探马的话吓破了胆。他们无非是一群草莽流寇。就算他是三头六臂又怎么样？这回定叫他知道我宋颢的厉害！”

“是，大人虎威，这些流寇将被束手而擒，不过听说——前些日子，他们流窜江淮，不少官员豪商丧于他们手下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宋颢仰脸一阵狂笑，轻蔑地对亲随说，“俺对付他们好比割芦苇，哼！区区草寇，不足为虑！”

“是，大人！小人的意思不过是——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！”宋颢说罢朝亲随挥了挥手。

宋颢早先虽然听说江淮农民军很能打仗，但还没有直接交锋过，因此显得非常骄横，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。

“宋颢军来了！”爬在大树上了望的小战士，从树上灵活地滑了下来，飞速地向辅公祐报告。

辅公祐一挥手说：“快通知大家作好迎战准备！”

农民军按照事先的布置紧急行动。辅公祐挑选的

一小队战士，奋勇迎敌。

宋颢在马背上看看自己的兵士，服饰整齐，拿着闪闪发光的武器，神气活现；再瞧瞧前面的农民军，衣衫褴褛，拿的都是些短棍、铁锏、大刀、长矛。他不禁从鼻子里发出了嘲笑声。

“大人，你看那个，就是他们农民军的首领。”亲随指点着辅公祐叫宋颢看。

骄横的宋颢在马背上狂笑起来：“你们瞧，这哪里是什么军队，怎能和朝廷的军队作战！”为了表现朝廷的威严，显示出大将的风度，他来个“先礼后兵”，用手捋捋胡须，清了清嗓门，故意拖长声调，慢悠悠地说：

“辅公祐，你聚众造反，犯上作乱，为非作歹，专与朝廷作对，哼哼，该当何罪？”

“什么罪？”宋颢话音未落，辅公祐手持朴刀，迎了上来，两眼射出逼人的光芒，“有罪的是你们！现今，咱们穷苦百姓，终年拚死拚活地干，打下的粮食，织出的布，全被你们夺去，咱们吃糠咽草，挨饿受冻；可朝廷、官府却花天酒地，抽壮丁、选美女——”

“胡说！你，你胆敢骂朝廷！”

“这种不让百姓活下去的朝廷，为什么骂不得？”

“你造反！”

“朝廷官吏、富豪财主，逼得咱们没法活了，造反求活路！”

“你你你……”

“你们上自皇帝大臣，下至官吏差役，鱼肉百姓，残害人民，是一伙祸国殃民的害人精！”

辅公拓义正词严的痛斥，把宋颢气得眼珠弹出，满脸肥肉都在发抖。他翘起胡子，用颤抖的手指着辅公拓说：

“来人呀！给俺抓住他！”

宋颢兵气势汹汹地拥上来，准备动手。辅公拓指挥农民军战士也冲了上去。

一场激烈的战斗开始了。农民军和官军拚命厮杀（音 sī）杀。在一片喊杀声中，夹杂着刀枪相交的叮叮当当的碰击声。辅公拓钢刀闪闪飞舞，左砍右杀。他杀到哪里，哪里的隋兵就纷纷后退。

战斗进行了一个多时辰。宋颢军仗着人多势众，象潮水般地向辅公拓他们涌来。辅公拓看看时机已到，就给战士们打了个暗号，农民军佯装胆怯，七零八落地向后撤退。辅公拓也边战边退，跑在队伍的最后头，掩护农民军安全撤退。

“抓住辅公拓！”宋颢以为自己占了上风，农民军真给他们“打垮”了，便狰狞地笑着说，“看你们往哪里逃！”

农民军向小丘方向节节撤退。宋颢走进泥泞的芦滩地，马不好骑，不得不从马背上爬了下来，喝令军士

紧紧尾追。

辅公柘一边跑着，一边不时向后面瞟（音piǎo）着。农民军和宋颢军始终保持着一一定的距离。看看宋颢军渐渐落后了，距离逐步拉开了，辅公柘又打个暗号，于是，农民军的步伐故意慢了下来。眼看宋颢军要追上了，农民军的步子又加快了。就这样，在芦苇丛中转来转去，把宋颢军向东南的沼泽地方向引去。突然，只听见芦苇嘎（音gā）地一连折断了好几根，辅公柘和战士们猫着腰，就象一阵风似的猛地钻进了芦苇丛。宋颢眼看就要抓到手，又给跑了，气急败坏地吆喝着：“快，快追！”

几个军士开始迟疑起来。亲随凑近宋颢的耳朵，禀道：

“大人，这芦苇丛无边无际，俺们可不能随便乱钻呀！辅公柘转来转去，会不会设圈套？”

“如此土寇，纵有圈套，又有什么大不了？！”宋颢瞪着发红的眼睛，声嘶力竭地狂叫着。他一面说，一面奔过去，斜着一副贼眼斥责道，“你们这批脓包，快给我追！”

追呀！追呀！宋颢军终于被引进了芦苇丛中。

“大人，这芦苇丛进得去，可难出得来。俺们不可轻敌，中了奸计！”亲随又在提醒宋颢。

“什么奸计！只要小心行事就行了。不要动摇军